

长 篇 纪 实 文 学

你是一座

桥

田 天 著

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



你是一座桥

田天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你是一座桥

田天 著

策 划:罗先霖

封面设计:王祥林

责任校对:朱久山

责任编辑:罗先霖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印刷者:京山县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 页:4 印张 9.125

版 次:1996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195 千字

印 数:00001—20000 册

ISBN7-5354-1424-9/I·1133

定价:12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职业，那么，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，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，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、有限的、自私的乐趣，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，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，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，而面对我们的骨灰，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。

——卡尔·马克思

写 在 前 面

这是一位时下举世皆知的人物，但当你走进他的故事，走进他的心灵，你会觉得，如果要准确地表述他的行为的内涵，文字该是多么地贫乏。

于是，在“沉沉一线穿南北”的长江之滨，我们首先想到了桥。但这决不是那种飞架南北的钢铁巨龙，也不是砖石斗拱的工匠之作，而是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吴天祥，他那用血肉之躯搭建的“桥”。

一边是党和政府，一边是寻求帮助的公民。他们在吴天祥这儿相聚了。

上万个日日夜夜，多么平凡而又琐细的无数故事啊！

感谢我们的作家，他以吴天祥五十余年的步步脚印为线，串起了那珍珠般散落在千家万户的往事，为我们立体地勾划了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公仆形象。

这是时代的召唤，这是人类良知的召唤，这是共产党人的召唤！

吴天祥，你是一座桥！

愿我们通过这座桥走进彼此的心灵。

目 录

小 引	1
第一章 磕头	4
第二章 生我是父母	19
第三章 祖传老房子	32
第四章 最尊敬的人	43
第五章 红娘	57
第六章 好男当兵	68
第七章 龙飞凤舞	78
第八章 家	94
第九章 爱情程序	106
第十章 寻亲	117
第十一章 光明是一盏灯	128
第十二章 人生在世,奉献二字	140
第十三章 最后的温暖	153
第十四章 百姓无小事	164
第十五章 陋巷情深	179

第十六章	当官专为民作主	192
第十七章	好好过个年	205
第十八章	焦点人物	215
尾 声		230

附录：

吴天祥同志日记选	237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小 引

门。

一扇窄窄的门。

位于一幢两层简易楼房的底层。

离门不远,就是自行车棚。密密麻麻的、各种牌号的自行车耀人眼目。这里常能听到车铃叮叮当当地响。

也听得见城市大街上传来的九十年代的喧嚣声。

这扇门,在中国。

在中国中部的湖北省。

在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的繁华市区。

门的上方有一块方牌,上书:人民来访接待室。不曾鎏金,也不是什么高档材料制作,不过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木牌而已。它被马马虎虎地钉在气窗上,成为门的一部分。

别看门窄,毫不起眼,但你能够通过这扇门,走进党和政府的温暖阳光里。

走进这扇门。

欢迎你走进这扇门。

几张办公桌,真是没法再质朴、再简陋了。没有地毯,没有空调,没有真皮沙发以及世界名画。引人注目的是那长凳,它比医院候诊室的那种长凳还要长。

请坐。

请喝水。对不起，条件不好，只有白开水。

而且杯子也只剩下一只了。年初新买了十二只茶杯，十一只已被上访群众给砸了。没说上三句话，砰！茶杯就在你眼前愤怒地开花。

这就是中共武昌区委、区人民政府的信访办接待室。

接待室离区委、区政府大门不足百米。大门紧邻一座立交桥，名叫“司门口立交桥”。这里是解放路与民主路的交叉路口。

这里离长江很近。就是步行，也只需三五分钟。

离武汉长江大桥也很近。这座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飞架南北，俯瞰着忙忙碌碌、进进出出的行人。

离黄鹤楼更近。千载名楼，白云悠悠。多少人来到武汉，不就是为了一登斯楼？

……你可以从许多条路走进区委和区政府大门，走进信访办接待室。从解放路，从民主路，从长江大桥和黄鹤楼。你可以骑自行车，坐汽车，踩三轮车，或者步行；你可以打电话，写信，或者亲自来；你可以一个人来，一家人来，一群人来；你可以搀着来，背着来，推着来，抱着来，抬着来；你可以心平气和地来，怒气冲冲地来，高高兴兴地来，哭哭啼啼地来；你可以倾诉，可以沉默，可以像哲人一般理性，像诗人一样发一点神经……

来吧！

门，朝着人民群众打开。

朝着每一个信赖党和政府的人打开。

朝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矛盾、各种问题、各种困难、各种痛苦、各种热点、各种焦点、各种抱怨、各种期待、各种扯不完的皮肤、受不尽的气、发不完的火、洗不净的愁——打开。

朝着吃喝拉撒、生老病死、柴米油盐酱醋茶、张家长李家短，打开。

朝着干群关系、邻里关系、同事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婆媳关系，
打开。

朝着老弱病残、鳏寡孤独、穷得上不起学、苦得揭不开锅、被
漠视、被冷淡、被歧视、被损害、被欺凌、被践踏……的天下老百姓，
打开。

把门打开。是的，把门打开！

来吧！本书主人公吴天祥等待着你的到来。

这位用他的故事感动了千万中国人的信访办副主任，等待着
你的到来。

他面朝门坐着。

面朝你坐着……

第一章 磕 头

吴天祥推着一辆自行车，走进区委、区政府大门。

他这辆车又老又破，跟随他已经七八年了。别人劝过，让老吴把这车换掉。他微笑道，正好没人瞧得上，不偷。

你随便把它丢在哪儿，即使忘记上锁，也没人偷。让人放心呢。

他外出办事归来。理过发，显得十分精神。熟人都说，吴主任年轻了几岁呢。

他穿着一件灰色夹克衫，一眼看去就是劣质产品。

他说，他买的都是便宜货。从头到脚，他的穿戴大多来自汉正街——这是一个著名的专卖廉价商品的批发市场，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村消费者。

他锁好车，走进接待室。

只有小陈在值班，没有陌生的面孔——上访的人。

这里每天都有各种上访者登门。少说十几个，多则数十个。一般来说，不到无可奈何、走投无路的地步，没有人喜欢以一个上访者的姿态出现。别处能解决的，就在别处解决；兜过一个大圈子，眼看已经求告无门，才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信访办。

倒不是因为信访办门庭森严，是所谓“门难进、脸难看”的机关重地，非请莫入；而是，谁都知道，信访办不过是个“桥梁”性质的机构：在群众面前，代表党和政府说话；在党和政府面前，反映群众呼声。

一无权，二无钱，只图一个嘴巴甜——这三句话就是准确概括。

还有一种说法。轮船靠岸时，在船与岸触碰的那一瞬间，将产生一股巨大的冲击力。要是不作防备，那种触碰会产生恶果，不是船毁，就是岸损。这时，在船与岸之间，将有一些冲气的轮胎承受两方力量，起到一种缓冲作用。这样，既保护船，又保护岸。信访办，人们就称它是那些“轮胎”。虽说地位不高，从不引人注目，却作用不小，缺它不行。

这天，吴天祥见接待室没有上访者，觉得诧异，便问小陈：“没人上访？”

小陈了解老吴的脾气。

老吴这人，如果上访者成群接队，他焦虑；他觉得我们工作没做好，该帮群众办的事没办好，群众不满，才有这么多人上访。如果没人来，他也着急；他觉得信访办不能解决实际困难，群众不信任，不愿来或者不敢来。如果你说是社会清明，太平无事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没什么问题需要求助信访办的，老吴怎么也不相信。他不对社会实情睁只眼、闭只眼。几年信访工作，让他把街头巷尾、角角落落的事都摸透了。

小陈递上记录材料：“您看看。我觉得这件事有点特殊。”

吴天祥一边翻阅记录，一边问道：“你说说，怎么特殊？”

“为了一条狗，家破人亡！”

吴天祥皱眉看记录。

他总这样，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。

真是一条狗引起的事端。

市政府颁布“打狗令”，不经批准，不准私自养狗。

这是大得人心的决策。恶狗伤人的悲剧，屡屡发生。许多人不敢上街，怕那从小巷里突然窜出的凶犬。

狗，在一些人那里成了时髦，成了炫耀。牵狗的贵妇以及伪装的贵妇招摇过市。所谓“宠物热”，热得过头了。

一条狗能卖多少万。狗住上了装有空调的医院。给狗打一针，比给人打一针还贵。

关键是咬了一些无辜市民。有不幸者，得了狂犬病，发作起来也像狗那样嗥嗥狂吠，见人就咬。

于是，政府下令，严禁养狗。

住在武昌中南路的这家，养了一条狗。虽不名贵，却也养出了感情，守家护房，也是一把好手。

是不是响应政府号召，把狗打死？

家人七嘴八舌，各抒己见。最后的结论仍然是两个，一是判处死刑，快快乐乐吃顿狗肉，还能大补元气；二是继续豢养，把它关在家里，人不知鬼不觉。

两种意见争执不下。

两种意见发生在兄弟之间。

兄要打狗，弟坚决不让。

兄弟俩脾气都大，唇枪舌剑，不依不饶。起初还是坐着说理，接着站起来高声吼叫——嗓门提高，一些骂人的语言也倾泄而出。

“什么？你敢骂我老娘？”

老二质问，咄咄逼人，已经攥紧拳头。

“老娘”在武汉是对母亲的俗称。

老大不屑一顾：“我骂老娘？你的老娘也是老子的老娘！”

老二扑了过去。

兄弟俩厮打在一起。

他们的母亲试图劝阻，但插不上手，急得连连跺脚，大叫大喊。

“住手！街坊邻居都听见了！三十多岁的人还在打架，你们不丑我丑啊！”

老大的媳妇紧紧抱住两个孩子，吓得浑身颤抖。

俗话说，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。果然，老二一拳打落老大两颗门牙。

老大连牙带血一口吐在地上。也是活该出事，一把西瓜刀就插在他眼前一块西瓜上。没有犹豫，不假思索，老大抓起西瓜刀，不由分说捅了过去。

“呀”地一声惨叫，老二直通通倒下了……

送往医院途中，老二气绝身亡。

老大因“伤害罪”，被法院判刑十五年。

缺了两颗门牙的老大，看着高龄老母，看着弱妻幼子，愧悔交加，心碎欲裂。

不过是一条狗，不过是几句话不投机，却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。

同室操戈，兄弟阋墙，相煎怎会这般激烈？

一个丢了一条命。一个要在监狱服刑十五年。这个家怎么办？

这个家怎么办呢？

吴天祥问他的同事小陈：“你是怎么谈的？”

小陈说：“他们点名找您。我只是了解了一点基本情况。”

吴天祥问道：“他们对我们有什么要求？”

“老太太八十多岁了，两个孙子又那么小——曾桂老人说，明天再来找您。”

“有什么要求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他们要跟您谈。”

吴天祥把材料放进提包：“好，我明天等他们。先熟悉一下材料。”

小陈说：“您是他们最后一线希望。这是曾老太太说的。”

二

当天下午，吴天祥骑着自行车，到曾桂老人所在的居委会调查走访。

正是武汉酷暑盛夏，八月份，太阳正烈。

到处都是蒸笼一般，热气弥漫。不信你去摸摸任何一件东西，一定热得烫手。

除非躲进空调房，或者走进大商场——那里的中央空调制造出另一个季节。

一些家境不佳的居民，买不起空调，就搬只小凳子，在商场找个僻静处乘凉。

别看吴天祥堂堂处级干部，他家却至今不曾安装空调。

那幢宿舍楼，仰头望去，没装空调的那一家就是他们家。

不是不怕热，也不是凑不起几千块钱。女儿们嘟囔嚷嚷几年了，他却执意不装。女儿斥责爸爸落伍。吴天祥说，武昌区多少人没空调？武汉市多少人没空调？湖北省呢？全中国呢？过去没空调能过日子，现在没空调就不能过日子？不少老百姓，饭都吃不饱，咱们能不能先让他们吃饱饭呢？……

吴天祥先到居委会。一问，果然，曾桂老人一家三口，连吃饭

也有困难。

居委会干部说：“您是区里的干部，说来您也许不信——这家人每天都在菜场捡那些人家丢掉的烂菜叶子吃。”

吴天祥沉默着。

他心里难受。都九十年代了，你瞧，他们捡烂菜叶子吃！

他又去曾桂老人的左邻右舍那里调查。

一个人说：“大人行凶，坑了孩子。两个孩子比孤儿还惨！”

一个人说：“谁叫他们动不动就凶相毕露，自家人也操家伙，自作自受，活该！”

一个人说：“政府有多少事管不过来，还管这种事？罪犯家属！”

一个人说：“他们动刀子往人身上捅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想想后果？害人害己！”

对这件事看法不一，对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伤害评价各异。

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那就是八十多岁的曾桂老人和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处境艰难。一家三口的全部经济来源，只有老人每月一百多元退休金。

一百多元，买米都不够。人平一天才一元生活费。这点钱不够某个孩子买零食。

何况，两个孩子没有城市户口。上学需缴“借读费”，眼看就要失学。

吴天祥和一位居委会干部谈这件事，他说要想法帮助这个特殊家庭。

他说：“悲剧是父亲铸成，与孩子无关。苦酒为什么要给孩子喝？父亲有罪，但孩子有什么罪？”

他说：“人们常说干部是人民公仆，现在这种称呼，听起来就

像讽刺。对群众的疾苦，不闻不问，不痛不痒，不理不睬，不声不响，人民要你这个公仆干什么呢？”

他有点动情，有点激愤：“我们的政策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负责，像曾老太婆家的事，我们不负责行吗？你当公仆的人不管，还有谁管？”

他心情沉重：“下一步，我们的街头，就会增加三个乞丐，老的老，小的小。”

居委会干部说：“这种事说说容易，真正去做就不容易了。”

居委会干部说：“您是区委干部，您想管，因为您有权管；我们想管，但没有能力管。”

吴天祥站起，笑笑：“那我们一起管，好不好呢？”

三

两个儿子出事已经七年。

对这位步履蹒跚的曾桂老人来说，这七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。

就这两个儿子。一个惨死，一个坐牢。

坐牢的长子是这个家的顶梁柱。长子每月挣回三四百元收入，供养一家人。

家境贫寒，只能从农村娶回媳妇。

媳妇没有户口，没有工作，靠打零工贴补部分家用。

母亲没有城市户口，儿女随母，孙子、孙女也是漂泊在城市的“黑人”。

长子进了监狱。又不是一年两年，而是漫长的十五年。

媳妇受此打击，一病不起。本来还能打打零工的，现在却雪上加霜，心脏病时时发作。丈夫一去，她的整个精神崩溃了。贫